

賀國光謙讓容衆（上）

王成聖

蒲圻望族 有志軍旅

賀國光字元靖，湖北蒲圻人，民前廿七年（一八八五年）光緒十一年十月廿四日生。耕讀世家。賀氏爲蒲圻望族，立有義塾，賀國光的伯祖父賀壽慈先生任戶部尚書，出資擴充，不但有書院的規模，而且尚有月考默經等獎勵辦法。他攻讀其中，十四歲以前，即已讀畢四書、五經、史記精華；並且流覽古文、點閱史籍，因而預奠文學基礎。

民前十二年，赴上海入廣方言館求新學，與鄭容、張君勳、陳大齊等同學；受到鄭容的革命啓發，認知報國必須從軍。乃于民前十年由滬回鄂，準備投考陸軍學校，因病未果。

民前九年，他已十九歲了，隨侍其父賀鏡泉老先生宦遊四川；次年，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校，肄業三年，以優等畢業，再升入高級班深造半年。該校教學認真，教授多屬學有專長的名家，所陶冶出的生員，也不乏傑出人士。如劉湘、楊森、唐式遵、王纘緒等，都是他的同學。

他因爲成績優良，留校任排長，其後五年，歷任隊官（連長）及四川督練公所科員、科長等職。

民前一年，清廷有收回商辦川漢鐵路爲國有之議，因所擬辦法，完全高壓政策，不卹民衆損失；於是激起川人反對，紛紛總督衙門請願，被殺傷數十人。賀國光一面親率衛生隊，冒險分赴各處救護；一面與革命黨人李雨霖、向岩等，連絡川中有志同志尹昌衡等鼓動風潮，演變成爲轟動全國的革命運動，促使滿清政府從此步上崩解的途徑。

帷幄長才 受知元戎

民國元年，他由川返鄂，任湖北第四旅七團營附；次年入陸軍大學第四期深造，民國五年十二月畢業，仍分發湖北，歷任營長、團長、旅長。

民國十年春天，鄂人不甘忍受督軍王占元的橫行暴斂，由蔣作賓、何成濬等人去湖南，請求出兵「援鄂」，驅逐王占元；並提出「鄂人治鄂」的主張。湖南雖然同情鄂人的遭遇，但其時正有「援桂」之議，同時，更怕引起吳佩孚的不滿；所以沒有積極行動。

民國十年八月三日，當王占元剛因天津會議結束，回到武昌，正躊躇滿志之時，却不料四、

七兩天，王占元的部屬，分別在宜昌、武漢發動兵變，搶掠焚殺，甚至波及外國商店。王占元惱羞成怒，以狡詐手段，不分好歹的殘害其變兵達一千八百多人，激起鄂人的憤慨。同時，英、法、美三國公使也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，在北京的湖北同鄉會，也兩度向國務院請願，請求撤換王占元。

湖南當局，看到「援鄂」的時機成熟，同時也派人取得吳佩孚不干預的默契，乃于七月廿八日下總攻擊令，分兵三路，發動攻勢。王占元一面調其主力孫傳芳部頑強抵抗。一面電請吳佩孚援助。

吳佩孚派遣的援軍蕭耀南師，七月卅一日即抵達漢口，却按兵不動，坐視孫傳芳軍不支而不救。孫傳芳看出吳佩孚的企圖，分明是假湘軍之手驅走王占元；然後由吳佩孚接收湖北。於是見機而作，由蒲圻退往武穴，名爲整補，實存觀望。王占元眼見大勢已去，祇好通電下野。八月九日，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，蕭耀南爲湖北督軍。

當孫傳芳下令撤退之時，前方軍心動搖，賀

國光當時爲寇英傑旅的團長。該旅旅長逗留武漢，另一個團的官佐多自逃散。他在兵馬倉忙中當機立斷，趕到蒲圻車站，收容該旅部隊，並曉以處境利害：「如果潰散，將任人宰割；祇有集結力量，才有前途」。結果不但全旅獲得保全，而且還收容無隊可歸的殘部數百人，退往鄂東；成爲戰後人員裝備最齊全的勁旅。他因此爲鄂軍當道所倚重，由第五師師長而升任第十五軍軍長兼開封警備司令；主力駐守豫南。

民國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攻克武漢。萬耀煌以賀國光素來嚮往革命，乃以陸大同學關係，派人與他接洽，共同策動吳佩孚的部屬靳雲鵬等響應國民革命，獲得成功。是年十一月，賀國光受任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。次年，

率部回鄂，交出部隊，宣布此後絕不再帶兵，旋任軍事委員會陸軍處長兼武漢衛戍副司令。

國民政府定都南京，他辭去武漢衛戍副司令的職務，往南京任軍事委員會高參。八月，蔣總司令下野，軍國大事集於常務委員何應欽一身，案牘山積，極待處理；而高參祇有他一人；遂奉命代爲清理，無不適合機宜；加以出身經歷與文才識，頗爲何將軍信任禮重。

民國十七年一月，蔣中正總司令復職，他乃因何應欽將軍的推荐受知於蔣總司令，從而開啓他此後輝煌的事功，和對黨國的優異獻作。

南北征討 籌策妙應

民國十七年繼續北伐，他上建議書，對於軍

，即爲一例。

當時，萬耀煌任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五師師長，克復濟南。賀國光爲總部高參，派往馮玉祥處聯絡，任務完成後，順道訪問萬耀煌，談起馮軍情形，他說：「馮軍用兵謹慎，與第一集團軍協同作戰，北伐成功，不成問題；但要談到真正革命，恐有問題。」真是一語破的。（後來馮果有反覆，終於引起中原大戰）

十九年八月，他出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，旋因中央軍事機構改組，調任訓練總監部步兵監，曾對中央高級軍事機構制度的改善與軍事教育的整理，有所建白，見諸實施。

北伐完成，全國計有兵額二百五十萬人，年耗軍費五億元，而全年歲收僅爲四億五千萬，尚需清償外債一億元；所以中央有編遣軍隊之議。不料若干擁兵大員，仍有擁兵割據的現象；加以汪精衛改組派的挑撥離間，因而自民國十八年起，發生一連串的背叛中央的戰爭。

首先背叛的是雄據武漢的李宗仁部，入侵長沙，趕走湖南省主席魯滌平，復不聽中央制止，擴大變亂。三月，蔣主席遂親率大軍，西征武漢，賀國光爲參謀長，隨節獻策。奉令收撫荊州、沙市方面的鄂軍石毓鐸、嚴敬西師，達成任務。五月，兼湖北省政府委員。

民國十九年二月，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聯合起來藉口「黨統問題」，通電反對中央，三月發動中原大戰。五月，正當中央的討逆軍與馮玉祥的西北軍在隴海路沿線激戰時；李宗仁的桂軍和張發奎的一部份粵軍，却由廣西襲侵湖南，



民國五年十二月賀國光將軍畢業陸軍大學第四期時的照相。

迅即攻佔長沙、岳州；不但武漢震動，而且使中原之師，受到夾擊威脅。蔣中正主席乃令何應欽往武漢坐鎮，賀國光參贊戎機，解決此變。

當時原任湖南防務的何鍵師，本擬撤防汨羅江之線，節節抵抗。何應欽却以其為新敗之師，不宜逐次當敵；乃命其撤往湘西，先行整補。一面下令夏斗寅部撤至賀勝橋防守，再集中中央新銳兩個師於武漢。企圖以後退部署，誘敵深入，然後予以包圍聚殲。可是，李宗仁、張發奎却爲了湖南省主席問題發生衝突，未能積極進攻；再加何鍵部仍在湘西，對其形成側面威脅；所以不但不敢孤軍深入，而且有後撤之議。何應欽與賀國光乃掌握戰機，立即下令全線反攻，克復岳州、長沙。蔣中正主席復下令廣州的中央軍，沿粵漢線北上夾擊，桂軍大敗，七月退入桂林；張發奎也因此通電下野。

中原大戰，非常激烈，九月，中央軍開始總反攻，以劉峙、何成濬爲左右兩翼指揮官，採迂迴大包圍戰法，向敵軍右翼猛攻。以切斷隴海路，捕捉逆軍主力的目標。當派賀國光爲「命令傳達所所長」，「以總司令名義指揮劉、何兩路總指揮，時間許可，先行請示；否則直接下令，再行具報。」賀國光當即遵令赴漯河，揣度情勢，具申意見；奉令將進攻部隊編成七個縱隊，分途深入逆軍腹地及其後方，卒收瓦解決勝的特效。

「賀國光」——「剿匪博士」

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江西剿共之後，自第二次至第五次圍剿，賀國光均爲參贊戎機主要人物；先爲剿匪總司令何應欽的參謀長，後爲軍

事委員長南昌行營的第一廳廳長（主軍事）；對江西匪情地形瞭如指掌。

據當時身負重任的顧祝同將軍回憶：每當顧將軍和他商談剿匪軍事時，他無論對當時匪軍的兵力、動向，或者我軍各路剿匪部隊的番號、駐地；都毋需翻閱地圖資料，就能一一指陳無誤。其分析敵人情勢和記憶力之強，令人欽佩，友好們都稱他爲「剿匪博士」。

剿共之戰，四次無功，固然國家多事，往往臨時抽調有力部隊應急，以致未能貫徹始終。但共軍專以游擊戰術困擾國軍，也是主要因素。其一貫伎倆爲：「你駐我擾，你進我跑，中途腰擊、伺機打擾；進則人海猛攻，以大吃小；守則不打硬仗，見機就跑。」因此，剿共作戰，不能依照普通戰術進行，稍一不慎，不敗於行軍，即敗於防守。

賀國光有鑒於此，幾經研究，向蔣委員長建議採用「碉堡戰術」。其法爲：「每收復一地，迅即以克難方式廣修公路，密建碉堡。堡與堡之間的距離，以目及彈及爲度，重多不重堅。一堡有警，四方響應，以收守望阻絕之效。」自此法實施後，共軍技窮；國軍乃得逐漸縮小包圍圈。民國廿三年一月，他再策定「東北兩路合圍匪軍計劃」，簽准頒佈實施；迫使共軍不得不在廣昌與國軍展開主力戰，被國軍一舉擊敗，走上潰逃之途。因爲碉堡政策有效，一般友好又稱他爲「賀碉堡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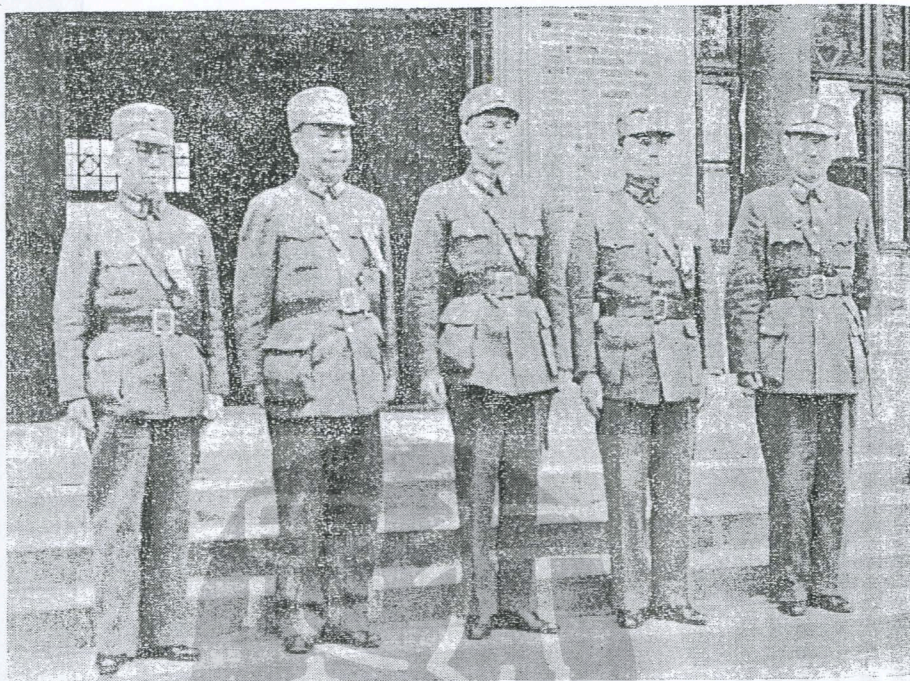
當國軍攻克廣昌之後，爲了預防共軍西竄，曾令西北、西南各方面部隊趕築碉堡封鎖線。賀

國光曾於召集會議時，說明築碉應守「在多在不在，重密不重堅」的原則。可惜西南方的南康、信豐、定南線上的守軍，未能切實照此規定；而以一營一團爲單位，修築營碉團碉；空隙過大，而予朱毛共軍可乘之機；即由此處突圍轉向湘粵邊區，再越湘桂邊區而入黔川，留下無窮禍患。

負責參謀團 入川剿共

另一方面，原在豫鄂皖邊區活動的張國燾、徐向前所部，前於民國廿一年十一月，竄逃到川北，由於川省軍隊各有防區，進剿不易協同；以致不及兩年，共軍竟盤據通江、南江、巴中等地，有衆數萬人。當江西共軍竄逃到貴州以後，張、徐等共負有進犯重慶與其遙相呼應之說。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，乃晉京請示方略。中央爲適應時事需要，決定設立軍委會委員長參謀團於重慶，策劃指揮川、康、黔、滇各省剿匪事宜；並督導川康軍事政治的改進，以鞏固西陲，維繫國本。因爲賀國光與川中高級將領劉湘、楊森、唐式遵、王縉緒，均爲早年同學，一向有良好友誼；所以發表他爲參謀團主任，於民國廿四年一月十二日率參謀團抵達重慶。

參謀團到達重慶，受到川人的盛大歡迎，這不但是爲了協助剿共，而且也代表川人對中央的愛戴。賀國光除了在各界歡迎大會上宣告中央決心剿匪安川，以及蔣委員長關懷川民的德意外，還本「修己以安人」的古訓，針對當時環境，規定該團六項守則：「操守要廉潔，處事要公誠，態度要謙和，言語要謹慎，行爲要檢點，工作要



署公靖綏康川與(中)席主府政省川四兼長員委正中蔣月一十年八十二國民
長書秘府省川四兼任主輔行都成(二右)華文潘任主副(二左)侯錫鄧任主
。影合校軍央中都成在(右)中治張任主廳公辦會委軍(左)光國賀席主代

努力」。大家互相共勉，身體力行；對推行中央政令，維護中央威信，頗多助力。狡詐如劉文輝，也對賀有「誠信爭人」的觀感。

當時，由江西西竄的共軍肆虐貴州，黔軍擔任防守。遵義、桐梓、仁懷等縣的侯之坦軍，作戰不力，且於仁懷失守後，隻身逃往重慶，直前線部隊於不顧，於是川南震動。賀國光以為要建立中央威信，鼓作士氣，必須賞罰嚴明；於是他就即以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名義，毅然將侯之坦軍長撤職，扣交軍法嚴辦，並通令各剿匪部隊一體知照，以儆效尤。因為有此整肅軍紀的措施，不久，川軍在川南古蘭與黔邊的赤水一帶與共軍決戰，卒能大挫共軍，使其竄向滇邊，不敢覬覦川南。

張國燾、徐向前所部由川北竄動，原擬突破嘉陵江南犯重慶；參謀團責成川軍鄧錫侯、田頌堯、李家鈺、楊森、范紹增等部，沿昭化、劍閣、蒼溪、閬中、南部、蓬安、南充、武勝、合川至江北兩岸，分段嚴防。共軍屢來攻擊，均被擊退。但終於三月下旬，被共軍從閬中以南地區，突破田頌堯軍防地，搶渡嘉陵江成功。賀國光為整飭軍紀，呈請蔣委員長將田頌堯撤職，以孫震升任軍長兼第二路剿匪總司令。令下之後，各方震懾，擔任第一路防務的鄧錫侯不待命令，即主動親率五個旅趕往桐梓、江油一帶加強防務，以保成都。各路川軍也提高警覺，在參謀團的督導之下，加強聯繫；使共軍無法得逞於成都與重慶一帶平原。祇好西竄松潘、茂縣地區與江西逃匪會合。毛、朱、張、徐等共軍，在毛兒蓋一帶會合後，形成分裂，毛率林彪、周恩來等北竄陝北；張、徐與朱德、劉伯承等留在川西，企圖以川康為根據地，逐步發展。於二十四年十月南犯天全、榮經一帶指向西昌。參謀團再令薛岳軍由成都分往丹棱、洪雅進剿，激戰八日，共軍死傷過半，被迫撤回懋功。

(下期續完)